



平凡的孩子

謝 覺 成 著

兒童讀物出版社

目 錄

「練兵」.....	一
打下三隻糧船.....	六
指導員來了.....	八
不好的消息.....	一〇
拆橋.....	二三
放哨.....	二七
爸爸犧牲了.....	三三
小林的心思.....	三三
冒險進村.....	三七
二伯的批評.....	四〇
打死三個鬼子.....	四三
埋地雷.....	四四
壞禿子.....	四七
大掃蕩.....	五三
吵嘴.....	五九

想想二伯的批評·····	六一
新的任務·····	六三
媽媽和兒子·····	六六
被捕·····	七〇
逼供·····	七五
遇救·····	八〇
進攻的前夜·····	八三
沿河村收復了·····	八五



「練兵」

一九四三年七月的一個下午，從漕河南岸的沿河村裏，跑出八九頭大牛來。牛兒熱得直喘氣，搖頭甩尾巴，慢騰騰地走着。牛背上坐着八九個孩子，左手捉着牛繩，右手拿着牛鞭。他們都是一樣打扮：頭戴大草帽，下穿短褲頭，光膀赤足，腰中別着木手榴彈，活像個小騎兵隊。

「……飛機還在不住的丟炸彈，

大砲還在隆隆地響，

我們拚着最後一滴血，

保衛我們的家鄉……」

「小騎兵隊」邊走邊唱歌兒。

前面是一道大彎塘，圍繞在沿河村的三面。塘上搭着一座木橋，它是全村交通要道。橋那邊是一望無邊的大圩。稻子閃閃發光，微風吹來，掀起層層波浪。

「哎呀，晒死人了！」坐在第三頭牛背上的小寶，忽然尖聲叫起來。他用手揩揩臉上的汗，衝着帶隊的小林嚷道：「喂！隊長，我們『衝鋒』吧？」

「不行！」隊長回過頭來，一本正經的答道。「當騎兵的要愛馬，懂嗎？這麼個大熱天，你想把牛熱死嗎？」

小寶一伸舌頭，揚起右手叫：「是，得令！」噗哧一聲笑了。孩子們也都聞的一聲大笑起來。

小林兩手一按牛背，跳起來站在牛身上。他閃着大眼睛，從隊頭掃到隊尾。只見同志們都挺着胸脯，個個都想做得像個戰士樣。

「喂，三五子，」小林向那個白長臉的孩子問道。「副隊長呢？」

「在左大墳大樹底下。」三五子悄悄地回答。這時小寶想也沒想，立刻嚷起來：「嘿！他一定是在睡大頭覺。這個副隊長呀。」說着，用兩腿夾緊牛身子，一揚牛鞭，「鳴啦」一聲響，抄到小林的前面走過木橋，向左大墳跑去了。

左大墳是一座古老的大墳，像座小山一樣，是全大圩的最高峯。墳頭上長着四棵榆樹，又大又粗，枝葉密密地遮着火熱的太陽。樹蔭底下，綠草地上，躺着個黝黑的孩子。他仰面睡着，左手做枕頭，右手遮着眼睛，「呼呼」吸着鼻子，睡得正香。

小寶跑到左大墳，一翻身跳下牛背，把牛繩拴在牛角上，「呵嘍」的噓了一聲，牛就跑開吃草去了。

小寶跑到睡覺的孩子跟前，那孩子一點也沒有覺得，仍舊打着呼呼。小寶忍住笑，摘了一

根細細的小草，向他的鼻子通去。那孩子當是蒼蠅爬，就用手打了一下。翻了一個身，又睡着了。

小寶通一次，他打一下，弄得小寶憋不住了，哈哈大笑起來：「哈！好蠢呀！喂！大狗子！」他推推那孩子。「趕快起來吧，我們要『練兵』啦！」

「練兵」這個名詞，是沿河村抗日兒童團的口頭語，他們把上操、跑步、摔手榴彈、學瞄準統統叫做「練兵」。

「哎呀，哎呀！」大狗子這下醒了，他眼也沒有睜開，蹬着兩隻腳嚷道：「你幹嗎跟我搗亂？」

小寶火起來了，他唾了口吐沫，叫道：「你好呀，叫你，你還罵人。」他向着走過來的隊伍叫道：「隊長！隊長！大狗子睡懶覺，還罵人。」

一聽是隊長，大狗子一骨碌爬起來了。他揉揉眼睛，拉着小寶說：「別叫，別叫呀！」孩子們跳下牛背，跟着小林跑步過來了，大狗子嘩地一個立正，舉起右手叫道：「報告隊長，我……」說不下去了，偷偷地看了小寶一眼，小寶鼓着嘴在生氣。

「副隊長，」小林還了一個禮。「你是在睡覺嗎？」

「我是在睡覺！」

孩子們圍笑起來。小寶也不生氣了，他快活地打了一個口哨，用手劃着臉叫：「不害羞，不害羞！」

孩子們坐在草地上，休息了一會兒，「練兵」便開始了，今天練習的是摔手榴彈。

第一次摔手榴彈的是大狗子和小寶。他們挺着胸，昂着頭，抓着木手榴彈，雄赳赳地走出隊伍，站到隊長面前。

隊長小林跑到墳尖上，把兩手窩成個圓筒子，罩在眼上當望遠鏡。這種望遠鏡也真管用，能看得老遠老遠——一條田埂遠的小墳包，小林一眼就看清了。他把鞭子一揚喊道：

「三五子，你去小墳包上按好目標。」

三五子答應「有」，跑步到小墳包上，插上一根棍子，在棍子周圍，畫了一個大圓圈。

小林像指揮員似的，背着小手，閃着兩隻大眼睛，繞大狗子和小寶走了一圈，檢查他們上陣的準備工作。然後用鞭梢一指，命令道：「同志們，把你們的本事拿出來吧！現在開始——注意：一——二——三。」

「三」字一溜出口，大狗子就拿起木手榴彈，試也沒有試一下，「呼」的一聲摔出去了。接着小寶也摔出去，他生氣地瞪了大狗子一眼，奇怪他這樣有力氣。

孩子們都緊張地盯着前面，靜悄悄的，連呼吸聲音都聽得見。不一會，三五子跑步回來了，他興奮地喊：「報告隊長，小寶摔到圓圈裏了！」他滿意地瞟了小寶一眼。

小寶心一跳，小臉高興得發紅了，嘴上現出兩個圓圓的小酒渦。孩子們都拍着手叫道：「歡迎小寶！歡迎小寶！」

大狗子瞪着兩隻銅鈴大眼，「呼」的一下子，從隊伍裏跳出來，抓住三五子的肩頭亂搖：「我的呢？我的呢？」

「你呀，」三五子一伸舌頭，笑道：「是個大力士，摔過頭了。」

掌聲「嘩嘩」地響起來，小林帶頭喊：「歡迎副隊長，歡迎大狗子！」孩子們都跟着亂嚷，掌聲、笑聲、叫聲，鬧成一片，把大狗子黑臉都鬧紅了。

現在，孩子們都很興奮，但又有點着急，生怕自己落後了。他們擺着姿勢，把吃奶的力氣都拿了出來，一個接一個的摔出去。

「摔到目標！過頭！」三五子大聲喊着。小林連摔了三次，兩次都摔到圓圈裏，最後一次正摔在棍子上。小寶快活極了，他猛的跑上去，一把抱住小林，在地上摔起跤來。霎時間，孩子們鬧起來了，他們滿頭大汗，打呀，滾呀，笑呀，鬧成一片。大狗子抱着三五子，把他弄得吱吱叫，小寶被小林壓在地下，笑得喘不過氣來，連連喊：

「哎呀，好熱！」

「認輸啦！」小林大聲笑道。

話剛落音，沿河村響起了槍聲。孩子們驚慌地跳起來，都跑到大墳頭上望着。大狗子叫道：「不好啦，鬼子又來了。」小林連忙說：「別動，別動，讓我來看看。」他像個小猿猴似的，幾下子就爬上樹頭，撥開枝葉，用手遮着太陽望着：「沒有人跑，沒有人跑，不是鬼子。」三五子在下面叫道：「是打鬼子的輪船吧？」

「也不是，也不是！看不見冒煙呢！」

「這是幹嗎呀？」孩子們紛紛議論着。小林滑下樹來，向大狗子說：「副隊長，你們看住牛，不要亂跑，我同小寶回去看看。」說着，就拉着小寶跑了。

打下三隻糧船

小林和小寶抄近路跑到村南頭塘沿，撲通撲通的跳下水去，像兩隻水老鷹似的，幾個猛子〔註〕就泅到對岸。

槍聲停止了。

漕河沿靠着三隻大糧船，粗大的桅桿，筆直的伸向天空。岸上站着很多人，談着笑着，鬧哄哄的。幾個「黃狗」〔註二〕被拴在大樺樹上，民兵班長楊一明端着槍，在他們跟前來回的走着。村長梁成文、民兵副隊長張安井、小林的爸爸民兵隊長陳雲正、二伯農抗會主任陳雲山，正熱情地和游擊隊員們握着手：

「虧得你們幫忙，同志們，這三個『黃狗』太頑固了。」

「不要客氣，不要客氣，都是自己人。」

小寶在人羣中直鑽，想向游擊隊員跟前跑。小林抓住他說：「別去，人家有事情。」他們擠到楊一明跟前問：「一明哥，這是幹嗎呀？」楊一明快活地回答：「不知道嗎？鬼子的糧船從我們這兒走過，被游擊隊員打下來了。你們看！」他向被俘的「黃狗」擠擠眼。「多好的勝利品呀！」說着，滑稽地一笑。

〔註一〕 即鑽入水底。

〔註二〕 偽兵。

小林一拉小寶，跳到「黃狗」跟前，用勝利的目光瞅着他們大聲問道：「怎麼不狠啦？」偽兵低下了頭。小寶指手劃腳的叫起來：「嘿，你們看呀！活像個小烏龜孫子。」

「雲正！派民兵把『黃狗』送走吧！」

小林聽到二伯的喊聲趕快跑過去，叫道：「二伯，讓我們兒童團送，行嗎？」陳雲山還沒來得及答話，陳雲正就接口說：「別鬧，小林，你們不行。」他向楊一明喊：「楊班長，趕快派兩個民兵，把『黃狗』送鄉政府去。還要請鄉長派幾十隻小船來運糧。」

楊一明端着槍，押着「黃狗」走了。

小寶搗了小林一下，鼓着嘴說：「看不起我們！」嘆了一口氣。小林氣得不吱聲，一掉屁股，飛也似的跑了。

「小林，小林！」陳雲山喊住了他們，笑着說：「小鬼，生氣啦！」他向那十幾個游擊隊員指指：「你們誰願意帶他們到小石溝去？」

小石溝是臨江抗日縣政府所在地，游擊隊員一過河來，就要到那裏取得聯系，兒童團是常常給他們帶路的。今天，從這些游擊隊員的臉色看來，小林就知道有緊急任務，就高興地叫道：「我願意去！」小寶也叫道：「我也願意去，讓我去！」

「讓小寶去吧！」陳雲山想了想說。「小林，你把兒童團員喊回來，幫助運軍糧，越快越好！」說着，他緊張地揮了揮手，小林就箭一般地跑去了。這個地方，民兵和游擊隊常常襲擊鬼子的船，只要軍用東西一打下來，就要火速運走。因為東西兩頭都有鬼子的大據點，相隔只有二三十華里，一耽擱就會出漏子的。

指導員來了

孩子們幫助運完軍糧，拉牛回家的時候，田埂上走過來一個青年人。他戴着大草帽子，穿一套白粗布褂褲，肩頭上打兩個大補釘，腰中插一枝駁壳槍，腳上穿一雙沾滿灰塵的麻草鞋，急匆匆地走來。

小林一看見他，就高興地跳着迎上去：「指導員，指導員！」這個青年人就是中共沿河鄉支部書記兼民兵隊指導員王俊。孩子們一見他來了，都拉着牛圍攏來。王俊揩揩汗，眼光繞了一圈，問道：「你們拉牛回家嗎？」

「報告指導員，」小林驕傲地回答。「游擊隊打下三船軍糧，我們幫助搬運啦！」

「噢！」王俊心不在焉的點着頭。這個消息他已經知道了，押送「黃狗」的民兵，在路上把一切情形都告訴了他。他想了一會兒，忽然盯着孩子們問：「現在有一個新的任務，你們願意幹嗎？」

「願意幹，願意幹！」孩子們歡叫起來。

王俊很滿意孩子們的回答，臉上現出了一絲笑容。他用手向老遠的那些小棚子一指：「把牛拴到『跑反棚子』去吧，不要拉回家了。」順着王俊的手，孩子們的眼光集中到圩心裏很多小窩棚子上。這些小窩棚子是沿河村人們的「臨時家」，鬼子一來，他們就跑到這裏來住着，鬼子一走，他們就回去。因為這個地方是游擊隊的活動區，住着比較保險，鬼子沒有大部隊，

是不敢到這裏來的。

一聽說要把牛拴到「跑反棚子」，孩子們都奇怪起來了：這是幹嗎呀？鬼子又要來嗎？他們你搗我一下，我戳你一下，小聲地、唧唧喳喳地議論起來。小林忙問：「指導員，什麼事呀！」

「今天晚上任務很重，大人們忙不過來。」王俊解釋道，「你們準備大鋸、鋸子，在半夜的時候，把大塘上那座木橋拆掉，能完成嗎？」

「幹嗎要拆橋呀？」孩子們驚叫起來了。

「晚上就會知道的。兒童團員們，我再問一遍，你們能完成這個任務嗎？」

「橋拆掉就不能過河啦！」大狗子忽然嚷起來。「指導員，不拆不行嗎？」

「叫你不要問，你就閉上嘴。」小林瞪了大狗子一眼，嚴肅地說。他知道指導員的脾氣，不講就是秘密。再問不是違犯紀律嗎？孩子們都靜下來了。小林雙腳一併，一舉右手叫道：

「報告指導員，我代表沿河村抗日兒童團，保證完成任務。」接着就向團員們發出命令：「趕快把牛送走，回來開緊急會！」

孩子們跳上牛背，大狗子騎着自己的牛，拉着小林的牛；三五子騎着自己的牛，拉着小寶的牛。鞭子揚得呼呼響，牛撒開四蹄，像衝鋒似的跑走了。

「好！」王俊滿意地稱讚着。又拍拍小林說：「走吧，帶我找你二伯去。」

走在路上，王俊沉思地看着前面。急匆匆地小跑着。小林偷偷的看着他，忍不住問：「指導員，鬼子真要來嗎？」

「好隊長。」王俊笑起來。「你不要隊員問，自己却要問。」小林的臉唰的一下紅了，趕快低下頭，再也不敢問話了。

不好的消息

小林的爸爸陳雲正、媽媽婦抗會主任劉桂花都不在家裏，二伯陳雲山也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。小林生怕王俊着急，就說：

「指導員，你可不要急呀，我帶你找去……」
可是王俊攔住了他，笑着說：

「你開會去吧，我知道他們在那裏了！」說着就跨出大門，一直向西南角上走去了。
「到底什麼事呀？」小林心裏好像有個疙瘩。他想，同志們還要等一會才能回來開會呢，就悄悄地跟在王俊後面，向西南角上跑去。

西南角上，有兩棵高大的垂楊樹。垂楊樹下，有幾間茅草屋。屋子的主人是一個老頭子，名叫陳朝貴，村上人都喊他二爹爹。老頭子白髮蒼蒼的，鬍子拖到胸口，可是精神還很好。他非常喜歡小孩子，經常給孩子們講故事，孩子們也很喜歡他，沒有事就跑到他家有去玩。現在他坐在垂楊樹下，一面編草鞋，一面哼山歌，眼睛不住的望着四面。小林看見王俊走到他跟前，輕輕地咳了一下，他也同樣的咳了一聲，就把草鞋一丟，拍拍灰站起來，急忙領着王俊走到屋裏去。過了一會兒，他一個人又帶上門走出來，可是臉色已經變了，憂鬱地坐到樹下，兩眼呆

呆地出神，連草鞋也不打了。

小林從小巷子鑽出來，吓了他一大跳，連忙問：

「小孫子，你躲在那裏幹什麼？」

老頭子站起來，望望小巷子沒有人，才又放心的坐下來了。小林歪到他的懷裏，抬起小臉來問：

「二爹，我媽在開會嗎？」

「小孫子，不要麻煩我！」老頭子說，「二爹心裏不好過呢！」

「是不是小鬼子又要來，二爹？」小林驚慌地問，用手壓住撲撲跳的心！

「不但要來，還要在這裏做據點呢！」

「這是真的嗎，二爹？」小林着急地一跳。「鬼子幹嗎要在我們村上做據點呢？」

老頭子按着小林的肩膀，叫他坐下來，告訴他說：

「這是個交通要道口嘛！它對我們就好像是一條鏈子，把南北抗日根據地緊緊的連繫起來，它對鬼子就好像是一把刀，把東西兩頭的據點都切斷了，所以鬼子一定要住到這裏來，我們早就估計到了。果然，今天指導員帶來了情報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他向屋子望了一眼，又陷入沉思中去了。

「那我們怎麼辦呢？」小林被二爹說呆了，就搖着他的肩膀問。

「撤退嘛，人走，東西也走！」

「那我們不回來啦？把家送給鬼子嗎？」



「小隊長，團員正在找你開會呢！你還蹬在這裏玩呀？」

小林聽見爸爸和二伯伯悄悄地談過他，同時這幾天他又老是沾住兒童團，扯東拉西的，做出一副怪親熱的樣子。所以對他很警惕。

「坏禿子！……」小林生氣的在心裏罵他，可是又有點發慌，不由自主的把眼光移向屋子，生怕有什麼東西露在外面，被何禿子看見。這時二爹爹在他背後搗了一下，小林心裏就明

〔註〕即漢奸，向鬼子供給情報。

「呆孩子！撤退就是爲了收復嘛……噓，不要講了，你看那是不是何禿子？」

小林抬頭一望：果然從屋角轉過來一個人，這個人尖嘴縮腮，頭上光滑滑的，一根毛都沒有，一雙小老鼠眼東閃西溜的，從這裏望到那裏。這個人就是何禿子，是本村的小地主，日本鬼子派他潛伏在這裏做坐探〔註〕。他走過來望着小林笑道：

白了，趕快把眼睛看到別處去。

「何先生，坐坐吧！」老頭子若無其事地笑道。「唉，人老了，就喜歡同孩子們談閒話！」
「你還沒有老呢，二爹爹！」何禿子眯着小老鼠眼笑道，隨即又轉向小林問：「小隊長，你們又開什麼會？又有什麼情況嗎？是不是馬上就要搬軍糧？二爹爹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這兩天我心裏跳得慌呢！」

小林正想熊他一頓，可是又被二爹爹捏了一下，就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，不說話了。

「沒有什麼情況，軍糧明天才搬呢！」老頭子笑着撒了一個謊，又問：「何先生，你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沒有什麼事，沒有什麼事！」何禿子連連笑道，「我喜歡跟小隊長逗着玩。」

他搖搖禿頭，東張西望的，大搖大擺地走了。陳朝貴老頭子連忙站起來，附着小林的耳朵說了一句，小林就悄悄地跟上去。轉了幾條小巷子，看見何禿子走進家門，小林才鬆了一口氣，揩揩汗，飛跑着開會去了。

拆橋

晚上，孩子們拿着工具，站在木橋頭上。這座木橋是沿河村通向抗日根據地的跳板，不能留給鬼子。

小林在橋上走了幾步，看了一會，忽然嘆一口氣。小寶奇怪地問：「幹嗎要嘆氣呀？」三

五子接口說：「不嘆氣還唱歌嗎？真不懂事！」「就你懂事！」小寶嘟囔着說，氣得跑到一邊去了。

「小林，」大狗子忽然叫道。「不拆橋不行嗎？鬼子來我們就跟他幹一場。」

「部隊不幹，民兵又不幹，」小林說。「我們頂個屁。」大狗子躁了一下脚，氣得無話可講了。

拆橋工作開始了。

孩子們兩個人一小組，拉鋸子的拉鋸子，起鐵釘的起鐵釘，挖泥的挖泥。小林和三五子拉一把鋸子，拉得呼呼響，木屑子亂飛亂落。小林忽然叫道：

「三五子，你還記得嗎？這根柱子還是我跟爸爸扛來的。」

「記得！」三五子悶聲回答。

「木頭把我的肩頭壓破了，痛得要命。」小林回憶說。「可是我還笑呢！媽媽的，現在又要鋸它……」

「這都是鬼子弄的！」三五子咬着牙說。

小寶忽然大叫起來：「哎呀！抓住，抓住，掉下去啦！」只聽撲通一聲，一個孩子掉下水

去了。小林吃了一驚，一丟鋸子，連想也沒有想，就躡身一跳，用力向那個孩子泅去。那孩子摔昏頭了，在水裏團團亂轉，不知道向哪裏泅好。小林抓住他喊：「別怕，跟我來。」幾下子就泅到岸了。小林把他拉上塘埂，着急地問：「摔痛了嗎？」那孩子小聲回答：「沒有，沒有！」掙脫小林的手，又跑去起釘去了。